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 閻公 陳子龍 臥子

輯選

宋徵璧 尚木 彭 賓 燕 又

周立勳 勒 占 叅 閱

馮北海文集

序

馮 琦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薊遼總督

比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為封豕以泔食我屬國。天子東顧，咨嗟用廷臣言，簡雲

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聞以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遼左中丞往。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覆時事而知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薊遼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也。倭

其後倭年不流為遼患

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犄我。倭不來而吾力疲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遼與薊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則守備虛。有如聞道而乘我不備則為害滋大。是謂

以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以不預設地。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者未必習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備倭。今旣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情其擾。勢必懼而訛兵。而官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此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爲在公則易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

○是○亦○一○論○  
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兵事爲名御史。經略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于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略出塞。而廷臣遂謂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經略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主御。



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略重。而經略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略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采芑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協理戎政

今歲春。天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

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息驚天子乃命

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

囊醺酒獻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即小聞入輒聞罰

就順義質焉公縻俺荅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

封不入亦物故

捲力克而閔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

紛而起眾議謂貢市日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

未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計大司農奉戰上及互

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略甚悉璽書褒

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

省大司農金錢千萬。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  
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  
王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天  
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奈何輕代鎖鑰臣。中書  
遣諭公如。上指。公頓首曰。陛下神聖。守在四夷。  
臣幸捍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  
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於是  
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  
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佚之

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天子若曰其以治邊

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實為天子

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情

竄訓練具文而已。亡益于軍實。即一旦有緩急安所

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大臣

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亡益。愚以為邊人稍

邊兵入教京營卒代往戍邊所以均勞逸之實武備之

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勳

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約束

指揮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行其



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  
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管。鑰。  
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淬。勵。  
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  
在。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于。九。  
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  
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獎。王。室。周。京。是。依。入。  
爲。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  
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爲。贈。亦。以。識。緇。衣。私。愛。

云、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薊遼督臣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爲天官郎，一再擢爲藩，爲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警，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旣下，將士戒于伍，民賀于里，虜聚數萬衆，蹂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

北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  
 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  
 然也。虜卽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爲我  
 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  
 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九廟所從游衣冠  
 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  
 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  
 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在塞  
 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

○下○以○戰○勝○爲○功○之○成○也○起○我○之○守○守○薊○江○陵○論○之○詳○矣○

○下○以○戰○勝○爲○功○之○成○也○起○我○之○守○守○薊○江○陵○論○之○詳○矣○

○下○以○戰○勝○爲○功○之○成○也○起○我○之○守○守○薊○江○陵○論○之○詳○矣○

也。夫當其遠。卽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卽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于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喝則內襲。彼且得亟肄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于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旣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



熟而始引以自任。其于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  
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  
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略。不敢復以形懾我。而內  
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  
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  
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爲兢兢。亦惟  
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  
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獫狁。荆  
蠻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

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焉。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治河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天子爲宵  
旰咨嗟，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  
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寒芟鍵石，開岡城  
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自  
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  
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  
成事。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

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首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微。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闕而溢。震驚陵邑。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訕未能舉也。余

是議者難。却覆者易。凡事盡然。六獨治河。

獨以誠為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

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主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

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樅泥橈。負薪沈玉。可得而爲也。卽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



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于天地其血脈也。滯而不流。激而羨溢。則血脈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脈。于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繒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阿。

狗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案而濟時艱則非公孰當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卽天下無事矣。公旣以治水績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終始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平倭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于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于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

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劔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有隱諱不盡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于島山。議者齟楊中丞語侵公。天子不爲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

軍糜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  
投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州都  
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  
倭跡如掃矣、捷聞、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  
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  
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  
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  
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  
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而出



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剗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于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茲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此○能○不○使○人○有○墮○式○之○歎○耶○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

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

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

劉將軍者劉江也

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

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會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

戰其地。自食其粟。其于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

此以事共

寡強弱相什。而勦伐相百也。說者曰倭會關白死。故

也。臨而我。

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

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

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

賊。仗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

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

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

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討豫定。士豫

附。陰褫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

言深為得休

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

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

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

之朝鮮亡。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

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眾。不能

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

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天子獨決之。闔以外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文。罔期于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

也。既成卽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此○上○下○亦○可○數○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卽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卽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盞承飲以勞旋  
率而項公命不佞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戎政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吏數告  
急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  
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  
我師我師得一意于東捷再奏天子念六部羽衛  
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  
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于京師九之一天

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于天下之

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

此亦理勢自自然然

最。強。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

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

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

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

任者居什三。廝養輿隸什五。負版及百工什九。名雖

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

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于



境上。大將軍請濟師。徵兵遍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  
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耻也。夫使  
邊鎮弱。卽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  
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羣  
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卽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卽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  
闕而起。口語籍籍。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爲他官。卽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別○操○所○以○難○也○

此○營○兵○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下。習  
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羣囂。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  
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既有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爲振勵。藉從容  
爲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于公則復何  
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

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宇下也。在京師則薊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適而肩臂股肱。至于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公之成。

### 策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政始于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



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略各異。而皆以定。然于天下之敗無救也。明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已。一二脫巾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于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策。而無害于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天子誅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于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廢維弛，憂不獨在郢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兵變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橐弓，臥鼓無烽燧之警，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浙，譟于寧，武譟于粵，譟于薊，譟于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郎事第以郎對，而借唐

事爲徵說者以爲唐之敗始于藩鎮太强權太重綜  
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  
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  
之位者也。强在士卒弱在偏裨。强在偏裨弱在主帥。  
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  
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  
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  
變正傾之略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  
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

者。李宵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藉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票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贄爲遊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

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

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謀

然立解然而無救于敗者何也彼能為一軍而不能

為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國家修內攘

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

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

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為無重誅故相繼

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苛將階之為禍請一切

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籍籍非倣矣督臣源清請



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略。而  
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  
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  
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狂于撫。狂  
于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  
情形未睹而鮮成算也。一時經略之跡。曾不得與唐  
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肅皇帝宸斷實式  
靈之。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  
之任。賢于百將之略。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

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弃以予虜也又非天城之役箠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天子卽芟夷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弃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卽

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耶。策諸士曰。制已然。救未  
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  
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  
非爲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爲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  
休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  
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  
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  
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  
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

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驚下以代之死。人亦何  
憚而不爲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  
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  
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狗之  
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  
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  
齊輯之于轡銜。遲速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  
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  
溢。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



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罪者。不得脇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煩興。衝風之末。

也。恫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可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與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與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粵。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于滅。

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樂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翁陰煽。躬爲戎首。實生厲階于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奸萌有不逆折者。

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充其糗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色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豈獨在軍士哉。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傾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款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



也。虜求款久矣。肅皇帝勿許以懼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懼之而虜患反以劇。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何以測也。兵勢強弱。何以料也。士氣恇怯。何以振也。邊奏虛實。何以程也。朝議易紛。何以

覈也。廟謨易搖，何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略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欵貢

北虜欵貢。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欵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首功。虜志而寇澤潞，寇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闕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

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且夕無事以隣鎮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臣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于西陲。此市事之大略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此○二○漢○書○時○得○失○利○害○夫○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旣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怠乘隙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議而見

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鵝鳥。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旣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



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旣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旣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捨番以假道。旣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

○我の然の亦、不の至の大い爲の所の空也

○此の其の事の在の初の款の時○也○然○

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

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  
害也而時有利歟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  
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  
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歟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  
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可以用天  
下之權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  
令明士卒奮于魯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卽桀亦有  
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  
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而後

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齧蹄齧而有所苦。則終身創矣。買之。欲羸。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轂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廷臣爭



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  
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  
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  
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  
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  
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  
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  
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款  
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肅皇帝勿許懼



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  
戰也。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  
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覩其利于前。  
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  
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  
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  
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  
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  
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虜今

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惟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

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已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



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恆怯，可振也；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爲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是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朝廷旣不得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何不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

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妄言不生而功罪立見矣故  
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  
言則盈廷謀同築室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肯盡其  
○從○途○可○馬○之○人○論○順○美○之○法○封○之○事○一○如○此○言○之○也  
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并失其形處事甚難論  
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以邊臣爲  
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核朝議而紛  
呶可省也兵難踰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  
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略動藉指麾事  
成旣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唯戰守

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誠得宜。卽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已叅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欵。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欵。忽言戰。欵與戰。兩不睹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徇請謁。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輪

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國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故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虜也。蓋亦彼已叅焉。故弣內外。審彼已。察六機。戒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



武備疎。文用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核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糶而已。薦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視之耳。此于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卽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于五府，練兵于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爲十二團營，又更爲東西官廳，已復爲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

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陣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爲兩端，分與合爲兩端，出與入爲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一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京營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申，賞不阿近，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輔兩軍相爲表裏而相制伏，爲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  
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  
則沓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  
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于  
是其各安在無徒乳瀆騎之穴一可也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燥雪一時  
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浸廢益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  
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  
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

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  
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于所由起。補苴其漏。彌  
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于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  
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  
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旣  
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  
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  
爲也。我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  
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

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

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肅皇  
帝中興之運。而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爲大三營。天  
下乃始復見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  
羽。暮黃鉞。亦與二祖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  
玩愒久弊。竇深。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  
至于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  
不精也。爲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  
銳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  
簡精銳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



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

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人。非細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卽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兵戍邊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于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虎門垣守堂奧。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

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窳窳。禍  
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  
將者何也。謀師必干勳。冑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  
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  
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核也。所謂今之法者何  
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  
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  
職。則其聽紛也。槩爲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



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  
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  
必且逸于法之外。必且舞于法之內。而二祖之制  
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睹其一。不睹  
其二。睹其末流。不睹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  
合。議出議入。嗷嗷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  
益。允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成  
則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  
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

可也。若以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卽無往不可也。夫五軍者，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二祖當孰法哉。高皇帝論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



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雒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然○坐○視○而○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管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